

情义无价

□陈丽娟

我家隔壁老拴爷结婚多年，老拴奶生了几个孩子，可都没长大成人。老拴奶40多岁时又生了一个姑娘，老拴爷害怕这个姑娘也留不住，就给她起名“不搜”（家乡土话念“不死”为“不搜”）。这个姑娘还真长大成人了。

时光荏苒，不搜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不搜是老拴爷唯一的孩子，便请求媒人帮忙介绍一个上门女婿。玉祥住在我村前街，家里弟兄多，人虽长得高大英俊，但因家中条件不怎么好，25岁还未结婚，当时在农村属于大龄青年了。玉祥和不搜经媒人介绍都满意，很快就结了婚。从此，玉祥在老拴爷家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老拴爷会木工，还是个泥瓦匠，他把这些本事全教给了玉祥。不搜和玉祥勤劳善良，能吃苦，还都是热心肠。农忙时，两人干田里的活儿；农闲时，不搜操持家务带孩子、侍奉老人，还经常帮助邻里干活。玉祥帮人做家具、修理门窗、修缮房屋，谁家经济条件好就收费用，生活困难户分文不收。家里有粮吃，有钱花，两口子尽心孝顺老人，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那年，玉祥给村里的老奎家修缮房子，眼看日头快落山了，帮忙的一伙人要散了，偏偏这时出了事：玉祥突然噉叫一声，一头栽倒在地。老奎和帮忙的人一面扶起玉祥，一面急忙叫来了村医诊治。医生又作心肺复苏，又是吸氧……尽力抢救也没挽回玉祥的生命。不搜跪在丈夫身边，大声喊着：“玉祥！玉祥……”眼里的泪水如雨下。

老奎让大伙把玉祥抬回家，然后紧闭大门急忙召开家庭会议，商量咋办。

“关键是要查查他有什么病，比如心脏病、癫痫、癌症等，找到死因，和咱关系就不大了。”老奎的儿子说。

“又不是我们打他、骂他了，也不是别的帮忙的惹他、逗他了，他自己倒地死了，和我们关系不大呀！”老奎的女儿说。

“不搜要是来闹，我就一头撞上去，假装受伤了，你们把我抬到她家去，看谁闹得过谁。”老奎的老婆出主意。“对，对，都闹，闹大闹混了就下场了。”亲戚帮腔。老奎急了，大声吼：“都把嘴闭上！人是给咱干活的时候死的，咋说都脱不了干系。”

老奎到底不放心，就去不搜家探口气。老奎和不搜搭了几次话，不搜都不回答，只管往瓦盆火苗里添纸钱。

没有探到一点儿底细，老奎脚底像灌了铅一样往回走。听了老奎见不搜的情形，家人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个办法，个个唉声叹气。“这事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咱啥都别说了，都出去找钱去，赔够了就了事了。”老奎说。

在农村，丧不过三，最多第四天就要埋人。老奎每天都去不搜家，不搜越不说话，老奎心里给的价钱就越高。可是不搜就是不开口，老奎心想：她是不到最后关头不亮底牌啊！

等到玉祥入土这天，老奎偏偏不露面，心里盘算着，在阵势上要稳住，让不搜来找我，这样有心理优势。果然，一会儿不搜就来了，跪倒在老奎面前。这时，老奎倒不心急了，镇定自若地面对焦悴了许多的不搜，钱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她摊牌了。

不搜说：“老奎哥，你去送送玉祥吧。”

“你到底要我赔多少钱？”

“你们自小耍大，兄弟一场，你该去送送他。”

“你先说要我赔你多少钱，免得说我欺负你一个女人家。”

“我说你该送送你兄弟，情义没有价钱，我不要钱。”

“不要。为啥？”

“他是自己死的，怪不了你。凡事都有个理，玉祥的死和你没关系。”

老奎暗暗掐了一下自己，很疼。看着不搜满脸褶子里的真诚，老奎忽然脸红了，心又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。

在玉祥的葬礼上，不搜喊天喊地地哭丈夫，旁边的老奎喊天喊地地哭兄弟。

一枚黄桢叶

□王保利

“保利，我是许安忠。”

“许老师，您好！”

“我看到你在《焦作日报》上发表的《小城绿了》，写得不错。”

“谢谢老师夸奖！”

“你现在在哪儿住？我去找你。”

那天，挂了许老师的电话，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1986年，我在焦作矿务局王封矿更新队工会当图书管理员，儿时的爱好及梦想变成了现实，写的“豆腐块”开始在《焦作矿工报》上发表。这引起了矿上几位老师的关注。之后，单位宣传科的王明彤老师、矿校的许安忠、桑国奇老师找到我，共同畅谈文学创作和理想。

记得许老师白净脸，不到40岁，身穿蓝色中山装，喜欢在左上兜里插一杆钢笔。许老师那时早已在焦作文坛崭露头角，在《焦作日报》《焦作矿工报》等不断有诗文发表，尤其是《煤之歌》《炮声》《早班》等让人耳熟能详。没想到，初出茅庐的我，刚在文学的大门口蹒跚学步，就得到诸多老师的赞许和鼓励。许老师还特意送我一个绿皮笔记本，扉页上用娟秀的小楷勉励我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我谨记许老师的教诲，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不敢懈怠，用手中的笔讴歌新风，连续在《焦作矿工报》等发表文章，并多次

荣获“优秀通讯员”称号。几十年来，我笔耕不辍，尤其是过了不惑之年，每年会发表二三十万字的文章。去年，我光荣地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这一切，无不与许老师的鼓励有关。

“俺舅给你打电话了吗？”正沉浸在回忆中，同学刘长明来电。他告诉我他舅（许老师）看到我的多篇文章，不断夸我，便要了我的电话号码。他还告诉我，许老师这两年患病还在吃药。闻听于此，我更惴惴不安起来。移步西阳台，俯瞰楼下，小广场上那片明黄的树叶特别耀眼，甬道两旁的竹子虽波涛汹涌，可依然青翠挺拔。

风这么大，许老师还要乘公交车来看我，我赶忙下楼去迎候。过了半个时辰，只见戴着鸭舌帽、身穿蓝色风衣的许老师，拎着两大兜香蕉、苹果迎风朝我走来，我小跑迎上前。

进了家门，许老师脱下风衣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穿的依旧是蓝制服，上衣口袋里依然插着钢笔。我仿佛瞅见他35年前的样子，只不过时光匆匆，他现在已是75岁的老人了。但他还是那样温文而雅，瞧不出一点儿病态，我心里才稍感慰藉。

从聊天中得知，许老师退休后又到不同的地方教授语文课，因为他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只想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。得知他身体不好，我便嘱咐他要注意休

息。许老师讲述自己5年前得了一场大病，硬是挺了过来。他在去年老同学聚会时，以乐观的心态赢得大家的赞誉。

“珍爱生命，珍惜生活”，这是许老师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得病后，我说不能这么快就走了，我必须完成一个心愿。”说着，许老师递给我一本书《太行红叶——许安忠文集》。我郑重地接过饱含许老师心血的作品。许老师谦逊地拿出近作让我把把关，他在鼓励我继续多看、多写时，还透露出自己想多写、多投稿，继续放飞文学梦想的想法。

送许老师上了公交车，我回来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了他的作品。这本140页的书，多是许老师上世纪80年代在《焦作矿工报》《焦作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，按体裁大致分为五部分。书籍的封底，红枫、黄桢映照，印着：“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巧匠哲人、英雄豪杰，以其丰功伟绩名垂史册。然而，又有多少默默无闻的献身、献力者啊！有名者值得崇敬，无名者同样值得尊敬。这正如点缀壮丽秋色的霜叶一样，红枫固然可爱，黄桢不也同样值得赞美吗？”掩卷沉思，许老师50年来勤勤恳恳，诲人不倦，桃李满天下，不也像焦作山区大气磅礴、蔚为壮观的红枫、黄桢吗？

不一样的乐趣

□杨 印

今年秋收时节，我回到了家乡。晨练时走在田野的道路上，看到玉米收割机在田里来往，身旁不时有往家里拉玉米的机动三轮车驶过。此情此景，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在生产队时自己和社员们使用小镢头砍翻玉米秆、剥玉米穗的劳动场面。

走到已收好的玉米地边，看到有不少人在拾玉米，好奇心促使我也走入田里，几番寻找竟也拾到一些玉米。

到农田里捡拾秋收遗落的农作物，家乡人叫“拾秋”。回到家里，看到拾的玉米，我寻思在家闲着没事，每天出去晨练时何不去拾秋而兼之？

第二天，我信步来到田野拾秋，看到一块正在机收的玉米地头有七八个人，路旁还停着带篷的三轮车、电动自行车、汽车等。我以为是人家在收玉米，就不敢靠近，便到别的已收地块里去了。

数小时后我回来，看到先前那块玉米地已机收完毕，许多人在拾玉米。此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路旁那些车的主人都是拾秋者，早知道我也不到已拾过的地里苦寻了。

总结了拾秋得失，我也随着拾秋的人们从早到晚在已收的玉米地里翻寻捡拾。几天下来，我也摸索到不少拾秋窍门。虽然拾玉米时秸秆或根茬有时会弄伤脚腿，玉米叶会拉到脸，满身落满灰尘，让人感到痒疼难忍，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，但看到自己捡拾的一堆黄澄澄的玉米及一些花生、绿豆等，心里还是乐开了花。同时，我深感这种乐趣是在家里享受不到的。

街邻乡亲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是城里人，又有退休工资，买些玉米糝吃就行了，何必起早贪黑往地里跑，受那罪，图啥哩？”对此，我总是笑笑说，买点玉米糝吃容易，但享受不到拾秋的乐趣。因为拾玉米不但有趣，而且每天要在田里漫步几公里，不断地弯腰翻寻秸秆，无形中也锻炼了身体。再说，人们总说要颗粒归仓，而我拾秋正好为此作了努力。如此一举多得的好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乡亲们听后，大都投来赞许的目光。



养一身浩然正气(国画)

薛更银 作